開放文學 -- 歷代話本 -- 貪欣誤
第四回 彭素芳　擇郎反錯配　獲藏信前緣

露萼臨風多燁燁，其如零落路旁枝。　　琴心枉托求凰曲，壚釁徒殷用酒卮。
慢疑懷春歸吉士，那堪載月效西施。
總令繁豔相矜詡，何以幽貞鬆檜姿。

世上人生了一個女兒，為父母的，便要替他揀擇人家高下。某家富貴，方許』某家貧賤，不可許。某家郎君俊俏，可許；某家郎君醜陋，不可許。費了多少心機，那都是時命安排，豈容人情算計！時運不好，富貴的侯忽貧賤；時運好來，貧賤的倏忽富貴。時運不好，那俊俏的偏不受享；時運好來，那醜陋的偏能成立。為父母的，也免不得要留一番心，斟酌其間，總也逃不過個前緣分定。如今試將幾個向來富貴，倏忽貧賤；向來貧賤，侯忽富貴，結了親又退悔的，引證來聽一聽。

如唐朝兩個秀士，一個姓王名明，一個姓杜名詩，都是飽學，自動同窗唸書，頗稱莫逆。其年同在法音庵中讀書，他兩家娘子，都身懷六甲。兩上秀士在館中說道：「我兩人極稱相知，若結了姻眷更妙。」當時便一言相訂道：「除是兩男兩女，此事便不諧。」看看臨月，果然王明生下一男，杜詩生下一女，兩人歡天喜地道：「畢竟稱我們的心願。但今日貧窮相訂，倘後日富貴，萬勿相忘。」於是同在伽藍面前拜了，各立一誓，自此兩人愈加親厚。

不期同去應試，杜詩卻中了，官已至廉訪使；這王明只是不中，家道甚是貧窮。但兒子卻是聰明，會做文字，年已十八九歲了，杜家並不說起親事。王明因他向年訂盟，料無他變，亦無力娶親，且自聽之。那杜夫人對杜詩道：「女兒年已長成，看王家無力來娶，不如接他到任，完了婚配何如？」杜詩道：「以我勢力，怕沒親麼？況王家原未行聘，且又這般清寒，何苦把這女兒送在窮漢手裡？我前日曾在朝房裡，已許黃侍郎為媳，不久便來行聘。況黃侍郎係當朝元相國極厚的，與他聊了姻，仗他些絲索，卻不更加好看。」夫人不敢相強，只得將女兒嫁與黃公子成親了。那王明父子這樣落寞，如何與那侍郎抗得過？且直隱忍。

豈料三年之間，朝廷抄沒了元載，以黃侍郎同黨為奸，藉沒家產，發他父子嶺外充軍。卻好這年大比，王明兒子叫做用賢，中了進士。那杜詩聞知，懊恨無地，卻不遲了？看來世人只為勢利兩字迷了肚腸，才得發跡，便把貧賤之交，撇在東洋大海。只道黃侍郎泰山可靠，那知速化冰山；只道王秀才貧寒到底，那知轉眼榮華。俗證云：

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我朝神廟時，蘇州府常熟縣有個員外，姓彭名一德，向在太學中，也是有名目的。早喪妻房，單生一女，名喚素芳。自幼聰明伶俐，更自儀容絕世。那員外止得這個女兒，十分珍重，派定一個傅姆，時時伏侍照管他，頃刻不離左右。縣中著姓大族，因他是舊家，都央著媒人來求親。有那家事富足的，新官人不甚標緻；有那新官人標緻的。卻又家道貧寒。高門不成，底門不就，蹉蹉跎跎，那素芳已是十六歲，尚無定議，員外好生憂悶。適值同里有個鄉宦姓楊，曾做太守，回家既有勢燄，又有錢鈔，浼媒來說，員外欣然應允，擇了日子，行了聘禮。只見綵帛盈筐，黃金滿篋，親友們都來稱賀，那個不曉得素芳許了楊公子。

看看吉期將近，那素芳只是悶悶無言，長吁短歎。傅姆見他愁悶，勸解道：「未定姻時，反見你歡天喜地，今定了姻事，佳期將到，正該喜氣盈盈，為什麼皺了眉頭？莫非有甚心事？便對我說說何妨！」素芳低著頭道：「那公子面貌何如？不知像得那間壁的陸二郎否？」原來那陸二郎乃是賈人陸衝宇之子，住在彭家間壁，素芳常常看見的。傅姆道：「楊官人乃宦家公子，那生意人家的兒子，怎麼比得他來？定然是楊官人好些！」素芳道：「只是等我見一面，才好放心。」傅姆道：「這有何難！公子的乳母卻是我的親妹，我明日見妹子，對他說這緣故，叫公子到後街走過，你就看看，何如？」素芳把頭一點，那傅姆，果然去見妹子，對公子說這緣由。

這公子大悅，打扮得華華麗麗，搖搖擺擺，往後街走一轉。傅姆推開窗子，叫素芳看。素芳看了，徑往房中去，把門掩上，尋條繩子，縊在牀上。傅姆推進房門見了，吃一大驚，忙忙解下繩子救醒了，從容道：「公子雖不甚俊俏，卻也不醜陋，只是身子略略粗坌些，盡是穿著得華麗。況既已許定，終身難改，如此短見，小小年紀，豈不枉送了性命！」素芳道：「我聞之：夫婦，偶也。喜偶曰配，不嘉吾弗配矣！寧可死了罷！」傅姆道：「小姐且自忍耐著，待我把你的意思，與員外說知，看員外意思如何？」

傅姆即把這意對員外說，那員外把傅姆罵著道：「癡婆子，這樣胡說！許定姻親，況是宦門，如何更易得！」那傅姆回見小姐道員外是不肯的意。那素芳卻又要去尋死。傅姆竭力勸住道：「等我再去，委曲與員外說便了。」傅姆又去，將小姐決然不肯，屢次尋死之意說了。員外呆了半日，欲得順他的意，怎麼回復楊太守？如不順他的意，又只得這個女兒，終身所靠，倘或一差二誤，叫我靠著誰來？再三躊躇，無計可施。又問傅姆道：「楊公子這樣勢力，這樣人品，還不中意，卻怎麼的才中他意？」傅姆道：「前日小姐曾私下問我，說楊公子面貌，可像得間壁陸二郎否？想他的意思，卻要如陸二郎的才好。」員外聽說，又呆了半日：「這事叫我難處！」傅姆笑著道：「員外，我到有一計在此，不知可行否」」員外道：「你有何計，且說來。」傅姆道：「我去叫那陸二郎來，今晚私下與小姐成就了，完他這個念頭，後來仍舊嫁楊公子，豈不兩便？」員外罵道：「癡婆子，這樣胡說！依我想來，若要成就這事，須得如此如此方可。」那婆子點點頭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

於是忽一日，員外與傅姆嚎嚎大哭起來，說小姐暴病死了。吩咐家人，一面到楊太守家報喪，一面買棺殯殮開喪。到了三日，楊太守領了公子，行了弔奠，四鄰八舍，也都只道小姐真死了，也備些香紙來弔。又過幾日，員外叫傅姆去喚陸二郎來，悄悄說道：「我女兒實未曾死，只因看得楊公子不中意，決然不肯嫁他，只是尋死覓活，故此假說死了。我想小小年紀，終是要嫁的，若嫁別門去，未免搖鈴打鼓，楊家知道，成何體面？想你住我緊間壁，寂寂的與你成了親，有誰得知？我私下贈你些妝奩，你又好將去做本生理，豈不兩便？」二郎聽說大喜，歸與父親說。父親聽說，搖首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我雖生意人家，頗知婚姻大禮，若不明公正氣，使親友得知，就是過門來，終是不光彩的。斷然不可。」二郎見父親不肯應允，悶悶的來回復員外，員外亦悶悶不樂而罷。

傅姆在旁聽見，私下拉二郎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你今晚瞞了父親，可到後園，叫小姐多帶些銀兩，僱了船，遠方去了，豈不快活一生。」二郎道：「員外只得這位小姐，如何肯放遠去？」傅姆道：「連員外也瞞了，卻不更好。」二郎歡喜，應允而去。那想這小官家終是膽怯，日間雖則允了，夜來睡在牀上，反來覆去，右思左想道：「去倒同去，倘或楊家知覺，必至經官，倘或路上遇捕緝獲了，怎麼抵對？」再三躊躇，心裡又要去，又害怕，遲疑不決，不敢出門。

卻說素芳見說與二郎相約已定，到二更時分，與傅姆身邊各帶了二百餘金，又有許多寶飾，伏在牆下，只等二郎到來。不多時，遠遠見一人走來，昏夜之間，那裡看得分明？傅姆便低聲叫道：「二郎，來了麼？」那人便應道：「怎麼？」傅姆道：「我們束縛定當，只等你來同行。」傅姆與素芳連忙將寶飾篋兒遞與此人。傅姆問道：「這裡到河口，有多少路？」那人看倆兩個女人，黑夜裡這般行徑，定有緣故，答道：「河口不遠，快走！快走！」三個人奔到河口，喚了小船，行了三十餘里，天光漸亮。那素芳與傅姆將那人一看，卻不是陸二郎，乃是對門牧牛的張福，形貌粗丑，遍身癬癩，素芳便要投河而死。傅姆再三勸住，張福搖了船，徑到虎丘山堂上，賃一間房子居住。那張福該他時運好來，不消三日，癬癩俱光了，形貌雖則粗丑，為人卻自聰明乖巧，性格又溫柔，凡事卻逢迎得素芳意兒著。素芳漸漸也有些喜他，與他些銀子制些衣帽，打扮得光光鮮鮮，竟與他成了婚配。

卻說員外在家，不見了女兒，定道是陸二郎同走了，再不道落在張福手裡。間壁去看，二郎卻還在家，又不好外面去尋，不尋心下又實難過，只得昏昏悶悶，過了日子。

卻說張福與素芳、傅姆，同住虎丘山堂上，約有數月，閉門坐食。傅姆道：「張官人，須尋些生意做做才好，不然怎麼過得這

日子？」張福與素芳商量，卻再沒些便宜生理：若在此開店，恐有來往的人認得；若要出外走水，家裡無人，卻又心下捨不了素芳。輾轉思量，再無道理。又耽置了月餘，正好是七月七日，張福買下些果品酒食，與素芳、傅姆並坐乞巧。三個你一杯，我一盞，未免說著些家常話兒，不知不覺卻都醉了。張福裝瘋作癡與素芳摟抱玩耍，上牀高興，做了些事業，兩個身倦，都睡熟去了。直到次日已牌時候才醒轉來，只見門窗大開，傅姆叫道：「不好了，被了盜了。」連忙上樓看時，箱中衣物都不見了。

素芳所帶，約有千餘多金，盡行偷去，無計可施，素芳只得繡些花兒賣了度日。卻又度不過日子，將身上所穿衣服，賣一分，吃一分。看看冬月已到，身上甚是寒冷，素芳只是哭器啼啼的。傅姆道：「小姐，你真自作自受，本等嫁了楊公子，吃不盡，用不盡，那有這苦楚？如今自苦了也罷，卻又連累我苦，著甚來由？不如速速回去，依然到員外身邊，還好度日。」素芳道：「說到說得是，只是我既做下這般行徑，還有甚顏面去見父親？」傅姆道：「員外只生你一個，不見了你，他在家不知怎樣的想你。若肯回去，見了自然歡喜，難道有難為你的意思麼？」素芳道：「就是要回去，也須多少得些路費，如今身邊並無半文，如何去得？」左思右想，再沒區處。

桌上剛剛剩得一個硯台，素芳道：「這硯台是我家傳，或者是舊的，值得幾百文錢也未可知。」張福持了這硯台，徑到閶門街上去賣。走了一日，並沒一個人看看，天色將晚，正待要回，吊橋上走過，恰好撞著一個徽州人，叫拿硯來看，張福便雙手遞過去。那徽州人接來一看，只見硯背有數行字刻著，卻是什麼？其詞云：

昔維瓦藏，歌女貯舞焉；今維硯侑，圖史承銘槧。嗚乎！其為瓦也，不知其為硯也，然則千百年之後，委擲零落，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。英雄豪武，人不得而有之，子墨客卿，不得而有之，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。東坡居士題

原來這硯，是魏武帝所制銅雀瓦，那徽人是識古董的，反來覆去，念了又念，看了又看，心裡愛他，不忍放手。便道：「我身邊不曾帶得銀子，你可隨我到下處，就稱與你。」即問張福道：「這硯從那裡得來？」張福道：「是我家世代傳下的。」到了下處，那徽州人道：「你要幾兩銀子？」張福聽見說幾兩銀子，心下大喜，索性多討些，看他怎說，答道：「須得百兩。」徽州人道：「好歹是四十兩，就進去兑銀子與你。」那徽州人原是做鹽商的，坐等一會，只見兑出四十兩紋銀來。張福不肯，持了硯台就走。那徽州人扯住他道：「你後生家做生意，怎麼是寧產的？」添到五十兩，張福也便賣了。

得了五十兩銀子，歡天喜地，走到家來，擺在桌上。素芳、傅姆吃了一驚，張福備述其事。素芳道：「如今有了盤纏，回去也罷。」張福自想道：「倘小姐回去，嫁了別人，怎麼好？總不別嫁，那員外如何肯認我這牧牛的女婿？」便說：「回去不好，不好！不如將幾兩銀子開個酒店，小姐與傅姆當了壚，我自算帳會鈔何如？」傅姆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於是兑了十兩銀子，買了傢伙食物，開起店來。日興一日，不上一月，這十兩本錢，倒有對合利息，三人歡喜之極。

忽一日，有一人進店吃酒，只管把這福來看。張福看他一看，卻認得他是彭員外的管家李香。張福連忙進內，通知素芳、傅姆躲到間壁去了。那李香雖認的是張福，看他形貌比當初不同，心裡只管疑心。忍耐不住，只得問道：「你是我對門看牛的張福麼？」張福道：「正是。」李香道：「你難道不認得我？」張福假意道：「認倒有些認得，卻叫不出。」李香道：「我就是彭員外家李仰橋。」張福道：「為何得此？」李香道：「那陸二郎走漏消息，說我家小姐假死，楊太守得知了，說我家員外賴他姻事，告在府裡，故此著我來打點衙門。」因問張福道：「你卻為何在此？」張福道：「我在此替人走遞度日。」李香道：「也好麼？」張福道：「什麼好？只是強如看牛。」李香說話之間，並不疑心，吃罷，算還酒錢，張寶決不肯收他的，李香千歡萬喜，作謝而去。

張福見素芳，備述陸二郎走漏消息，楊太守告員外之事。素芳道：「這般說，卻在此住不的了，須到遠方去才好。」張福道：「我倒有個堂兄，現為千戶，住在北京，只是路遠難去。」素芳道：「只我三人，十餘兩盤費便可到京。」隨即收拾店本，妝束行李，搭了糧船，三個月日，徑到張灣。張福僱了牲口，先進了京。那京城好大所在，那裡去尋這張千戶？一走走到五鳳樓前，看了一回，實在壯觀。有賦云：

三光臨耀，五色璀璨。壯並穹窿，莫罄名贊。憑鴻蒙以特起，凌太虛之汗漫。岌乎雲霞之表，巍峨平層漢之半。▉天關以益崇，炳禪光而增煥。目眩轉於仰瞻，神倘恍於流。

張福看了，不禁目眩神搖。正東走西闖，忽見一個官長，騎著馬兒，遠遠的來，近前一看，卻就是張千戶。張福扯住道：「阿哥！阿哥！」那千戶有數年不見了張福，況今形貌又改換，那裡認得他？張福說起祖父舊事，千戶才曉得是張福，便問道：「你在家為人牧牛，如何到這裡？」張福也囫圇的答應了幾句，竟去搬了家眷，到千戶家住下。素芳對張福說：「在此也不是坐食的，須開個小小店兒方好。」張千戶便指著道：「間壁到有空房四楹，盡可居住做生意。只是屋內有鬼作祟，凡進住者，非病即死。」張福道：「這也是個大數，不妨！不妨！」

於是夫妻二人並傅姆，俱移過去，修葺掃除一番。只見黑夜中，地上隱隱有光，張福道：「這卻奇怪，必有藏神在此。」尋了鋤頭，掘不盈尺，果有黃金數塊，像方磚一般，砌在下面。磚上俱鐫著「張福洎妻彭氏藏貯」數字在上。兩人大喜道：「可見數有前定，我兩人應該做夫妻。這金子上也刻著我兩人的名姓，若在虎丘不遇李香，如何肯到這裡收這金子。」將金數來計十塊，每塊計重六斤，共有千兩之數。陸續變換了銀子，便開一個印子鋪。日盛一日，不三年，長起巨富，在京師也算得第一家發跡的。張福也就將銀千兩，納了京師經歷。富名廣布，凡四方求選之人，皆來借貸並尋線索。京師大老，內府中貴，沒有一個不與他往來，皆稱為張侍溪家。這話不提。

卻說那彭員外，原是監生，起文赴部聽選，該選主簿之職。若要討一好缺，須得五百金，身邊所帶尚少，因問房主道：「此處可有債主？為我借些，便利銀重些也罷。」房主道：「這裡惟張侍溪家錢最多，專一放京債，又是你常熟縣人，同鄉面上，必不計利。」明日，彭員外寫了一個鄉侍教生帖兒，叫家人李香跟了，去拜張侍溪。侍溪偶他出，不得見。明早又來拜，長班回道：「俺爺還未起哩！要見時，須下午些來。」下午又去，只見車馬盈門，來訪賓客絡繹不絕，那裡輪得著彭員外？員外只得又回來。次日午後，又去拜，長班回道：「內府曹公公請吃酒去了。」員外心下甚是焦悶。

遲了十餘日，長班才拿彭員外的帖子與張侍溪看。侍溪看了大駭，連忙要去回拜，卻又不曾問得下處，吩咐道：「如彭員外來，即便通報。」那長班在門首，整整候了兩日，並不見來到。第三日，彭員外只得又來，只見門前車馬仍是擁滿，候見的都等得不耐煩，向著長班求告道：「我是某某，要見，煩你通報聲。」連忙送個包兒與那長班，那長班那裡肯要？只回道：「俺爺沒工夫。」彭員外也只得陪著小心，換一個大樣紙包，與那長班道：「我是你爺同鄉彭某，求速通報一聲。」那長班聽見彭某某字，便道：「爺前日吩咐的，正著小人候彭爺。」長班進報，即出請進內堂相見。

那些候見的官兒，個個來奉承員外，都來施禮道：「失敬！失敬！我是某某，煩老先生轉達一聲。」那員外歡天喜地，進去相見，卻再不曉得張侍溪就是張福，即見面也總不認得了。到堂施了禮，那張侍溪道：「請到內房坐。」吩咐快備酒席。那彭員外暗想道：「我與他不過同鄉，沒有些兒掛葛，為何請到內房？必有原故。」只見轉進後堂，那傅姆出來，磕了一個頭。員外認得是傅姆，大駭道：「你如何在這裡？」傅姆道：「小姐在內候見。」員外大駭大喜，進內，小姐相見拜了，坐定問道：「張侍溪是你何人？」小姐笑道：「是你女婿。」員外想了半日，我常熟並沒有這個人。」又問道：「這張侍溪在常熟什麼地方住的？你因何嫁得這個好女婿？」小姐並不回話，只是喀喀的笑。

少頃，張侍溪酬應未完，只得撇了眾客，進來陪坐，將京師事情兩個說了一番。員外因談及自己謁選之事，侍溪問道：「岳父該選何職？」員外道：「主簿。」侍溪笑道：「主簿沒甚體面，不如改選了州同。小婿當謁力主持，並討一好缺，何如？」員外道：「須用費幾何？」侍溪道：「岳父只管去做官，銀子小婿自用便是。」即日盛席款待，並喚跟隨管家進內待飯。那管家就是李香，數年前曾在虎丘見過，倒認得是張福。又私下問傅姆，得了根由，悄悄的對員外說了。員外大駭，又大喜道：「不料這看牛的到有今日！」小姐算得員外要曉得的，索性把始末根由細告訴一番。

員外歎息道：「可見是前身之數。你別後，那陸二郎走漏消息，楊太守知道了，告我在府裡，整整涉了兩年訟，尚未結局。今他家中一場大火，燒得精光。太守已死，公子又好嫖好賭，如今飯也沒得吃了。你從前見了一面，就不肯嫁他，是你的大造化。至於你要嫁的陸二郎，不上二十歲，怯病死了，若一時失身於他，今日反要守寡。向日他父親執定不肯，畢竟是你有福，該有今日榮華。只是我近日訟事多費，家業凋零，須討得個上缺做做才好，這全靠女婿。」素芳道：「女婿在京線索甚熟，就是大老先生，俱來向他尋路頭。父親的事，就是自己事一般，自然全美，不必掛念。」

過了幾日，卻是選期，侍溪與岳父先幹辦停妥，徑選了湖廣興國州州同之職。員外大喜，卻又愁了眉頭道：「官到靠了女婿做了一個，只是年已半百，尚無一子，彭氏絕矣！奈何！」素芳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替父親娶一個妾回去便是。」即捐百金，尋得了花枝相似的一個與父親為妾，叫做京姨。又將三百金為父親路費，憑限到手，即收拾赴任。到任未幾，知州已升，即委州同署印，年餘，極得上司歡心。元宵之日，上府賀節。那京姨在衙大放花燈，煙火流星，通宵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敞筵華月霽澄空，燈火高懸錦裡逢。

座握龍蛇渾不夜，星馳非馬似生風。

初疑香霧浮銀界，忽為金蓮照綺叢。

勝事莫教催玉漏，紛紛游騎滿城東。

那京姨放流星煙火，火藥脫在空房裡，燒將起來。私衙與堂庫化做一片白地。庫內燒去錢糧萬餘兩，衙內囊資不計其數，上司拿員外禁在武昌府監中。不題。

卻說張侍溪原是京府經歷，恰好升了武昌府通判，到任兩月，即署府篆，為岳父之事，竭力在上司討情。那上司在京中之時，都向他尋些線索，且又有些帳目，於是將彭州同釋放了。但回祿之後，雖生一子，身中卻無半文蓄積，張侍溪即請到衙內，養老終身。後來侍溪官至同知，家貲百萬，甲於吳邦。你看當初，彭員外只生一女，要仰攀高親，若勸他把女兒與這放牛的，他決不肯。誰想數年之內，楊公子窮餓，陸二郎夭死，單單受這牧牛無限恩惠。俗語云：「碗大的蠟燭，照不見後頭。」我勸世人，再不要安排算計，你若安排算計，天偏不容你安排算計。州山人云：「運去良金無絕色，時來頑鐵有光輝。」張福之謂也。